

双头鹰文库

方珊 张冰 主编



A H E M A T U O W A Z H A J I

阿赫玛托娃札记 (三)

诗的朝圣

[俄] 莉季娅·丘科夫斯卡娅 著



华夏出版社

诗的朝圣

阿赫玛托娃札记(三)

1963~1966

[俄]利季娅·丘科芙斯卡娅 著

牟忠锋 封立涛 译

张 冰 校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的朝圣·阿赫玛托娃札记 3:/(俄罗斯)丘科芙斯基卡娅著;
牟忠锋,封立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

(双头鹰文库)

ISBN 7-5080-2341-2

I. 诗… II. ①科… ②封… ③牟… III. 日记-作品集-
俄罗斯-现代 IV. I5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8659 号

Записки об Анне Ахматовой 1963-1966

© Е. Ц. Чуковская, 1997

© А. М. Юлико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оформление, 1997

© 《Согласие》, 1997

本书俄文版于 1997 年出版,版权为 Согласие 所有。

本书中文版权由 Согласие 授予华夏出版社,版权为华夏出版社所有。

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先锋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5.25 印张 375 千字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30.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总 序

方 珊

俄罗斯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绚丽的明珠,尽管它历经磨难,仍不失其灿烂耀眼的光辉。

俄罗斯文化的历史渊源应追溯到生活在第聂伯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古斯拉夫人。公元6—7世纪时,斯拉夫人信仰的还是多神教,从事农耕生产。原始公社解体后,开始了封建化的历程。9—10世纪,斯拉夫人接受了基督教,成为斯拉夫文化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表明斯拉夫文化进入基督教文化圈。1054年东西基督教会分裂,使基督教文明分为西方教会与东方教会两大形态。俄罗斯人则与塞尔维亚人、黑山人、马其顿人和保加利亚人属于东正教文化圈,深受拜占庭文化的影响,这从基辅罗斯时期的语言、宗教与文艺中可以得到充分反映。古代罗斯所建的索菲亚教堂鲜明体现了其与君士坦丁堡的文化联系。

拜占庭文化尽管其宗教信仰是基督教,但它仍保留着希腊式文化,使用的是古罗马法,并按罗马帝国模式来治理国家,这样,拜占庭文化特点不仅由其处于亚欧交界的地理位置所左右,而且也由其连结西方的拉丁基督教与东方的伊斯兰教的桥梁所决定。这些文化特点也深深地烙印在俄罗斯文化之中。

13世纪蒙古人入侵俄罗斯,俄罗斯人进行了顽强斗争,并于1480年摆脱了鞑靼蒙古的统治,建立起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国家。随后经反复无常的伊凡强行建立的沙皇独裁政府,于罗曼诺夫王朝形成了统一的俄罗斯帝国。彼得大帝一方面巩固着专制国家体制使农民沦为农奴,另一方面也在学习西欧国家大力推行改革,开始了俄罗斯帝国的现代化转型。叶卡特琳娜女皇也是如法炮制,一方面尊重欧洲兴起的启蒙运动,推行一些政策改革,但同时却扩大农奴制,并通过“贵族宪章”使贵族拥有农奴的永久权利,以至于启蒙运动在欧洲曾作为资产阶级兴起的思想武器,而在俄国却被用来作为完成早已开始的君主集权制的工具。1861年,俄国总算颁布了解放农奴法令,可农奴的解放并未使俄国农民成为西方国家意义上的公民,却仍受到村社、家庭的束缚,并没有个人自由。俄罗斯帝国就这样一直在缓步推行西方化与维护专制统治之间游弋,俄罗斯思想界也一直处在西化派与斯拉夫派既相冲突又相联系的张力场中。

19世纪的俄国已从普鲁士边界延伸至太平洋,成为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国,辽阔广袤的疆土却并没有建立起严密的秩序,这使俄罗斯既不满于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又无力为自己谋求更大的霸权。俄罗斯素有肩负某种伟大神圣使命的宗教理念: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这已深深渗透在俄罗斯人的文化精神中,成为俄罗斯民族之魂。有道是,英美人喜谈体育运动,法国人喜谈女人,俄国人则爱谈宗教和上帝的奥秘。因而俄国人有了“上帝使者”、“上帝追求者”之感。俄国人特有的虔敬感、同情感、

羞涩感带有强烈的宗教气息，他们注重敬拜甚于讲道，对上帝和神性真理怀有热切的思慕，对不幸与受苦者怀有深深的同情与宽恕，对不公正的待遇逆来顺受，以及对神圣象征和神秘主义怀着忠诚。东西方的矛盾冲突构成了俄罗斯灵魂深处的悖论，以至于用理性难以悟解。正如丘特切夫的诗：

俄罗斯并非理智可以悟解，
普通的尺度无法对之衡量：
它具有的是特殊的性格——
惟一适用于俄罗斯的是信仰。

民粹主义、斯拉夫主义、无政府主义、不抵抗主义、虚无主义、信仰崇拜等等思想体系构成了俄罗斯民族的多棱镜，为我们窥见俄罗斯灵魂提供了窗口。

俄罗斯知识分子是俄罗斯灵魂的代表。他们在西方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持续碰撞中，不断地以西方思想审视俄罗斯生活，又以俄罗斯的情感审视着西方生活，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反省与批判，促使俄罗斯文化逐步融合着东西方文化。亦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俄罗斯应该意识到自己也是西方，是东西方的综合，是两个世界的联结点，而非分界线。”这鲜明表现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中。自18世纪以来，俄罗斯知识分子纷繁复杂的心路历程，折射出俄罗斯的现代化转型之艰难。这在20世纪表现得更为鲜明、更为强烈。正因为如此，使中国人悟解俄罗斯文化增加了相当的难度。我们将尽力勉励自己，鞭策自己；为实现此目的而努力，读者亦须警醒自己：除了

理解还需悟解。在此,任何走捷径与省力的打算,都会导致误解与片面。

翻译是一种跨语种、跨民族、跨文化的沟通,它为中国与外国文化之间架起友谊的桥梁,以便消除相互之间由于语言不通产生的隔膜、偏见与误解,使世界各国人民的精神文化得以交流与传播。它同时亦是一种对话,它将使各民族、各个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多元对话成为可能。

中俄之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尤其是本世纪以来,中国深受俄罗斯文化影响。不过由于当时各种原因,中国对俄罗斯文化的了解仍有缺失。近年来,随着俄罗斯改革的深化与中国的开放,国内已陆续出版了俄罗斯文化丛书(如白银时期),介绍了为中国读者甚少了解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与流放西方的思想家,这无疑有助于国人全面了解俄罗斯文化。

值此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正走向世界,世界亦在走入中国。本文库愿与学术界同仁共同完成这一伟业,欢迎学术界同仁积极参与,献计献策,批评指正。文库愿益于中国 21 世纪新文化之建构,愿益于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健全发展,愿益于中俄及中外文化之交流,愿益于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对话。但愿学术界同仁与广大读者关心、爱护本文库,使其与新世纪携手共进。

殷殷期盼焉,是为序。

我感谢命运,因为它慷慨地赐予我多年时光,让我每日都能与安娜·阿赫玛托娃相见。

我在自己的日记中曾尝试创造阿赫玛托娃的形象。首先要重视她的语言,她的语言与其完美的诗歌在丰富性、简炼性、韵律、广度、深度以及清晰的观点等方面是如此相似。

我也尽我所能向读者介绍那个可怕的时期。那时她无家可归,到处流浪。疾病、贫困、母子分离的痛苦折磨着她。面对刑讯她又为自己及朋友担惊受怕。但她却高傲、自豪地面对这一切。

1995年6月7日

摘自作者接受国家奖金时的致辞

目 录

一九六三年·····	(1)
一九六四年·····	(117)
一九六五年·····	(237)
一九六六年·····	(279)
安娜·阿赫玛托娃诗作一束 ·····	(289)
幕后·····	(305)
附录一：布罗茨基案件 ·····	(454)
附录二：赤裸裸的算术 ·····	(471)

一九六三年

1963年1月10日

前几天,我不记得是6号还是7号了。我见到了安娜·阿赫玛托娃。她还在尼卡家里。一个中国小男孩几次跑到房间里来。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中国小男孩。他4岁,黄皮肤,黑而粗硬的头发。眼睛有点斜,很讨人喜爱,有点像乌兹别克的小孩。他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俄罗斯人。我想,他可能不懂中文,而俄语却说得很流利,跟土生土长的4岁的莫斯科孩子没什么两样。不过他还有特殊的才能:他不仅会说,而且能读、写。能读也不足为奇,我在4岁时也会朗读了,而他竟然还能写!安娜·阿赫玛托娃让他随便写点什么。尼卡给了他一张大纸和一支铅笔。他把纸铺到一张小桌子上,黄色的小手支着桌子,站在那儿,写了一行大大的、圆圆的字:

“祝您新年快乐萨沙”

该大写的字母他都大写了,没有一处错误。只是自己的名字前忘了点句号。他还是双手支着小桌子蹦蹦跳跳。一会儿,他又跑到隔壁房间去了。(他是和母亲一起来的,他的母亲是尼卡母亲的客人。他没有父亲。父亲抛弃家庭回中国了。)

“太神奇了!”看过萨沙的字条,安娜·阿赫玛托娃说道,“我要让大家都知道,他写得没有任何错误。我也是这样学的,可哪种语言我都不能写得这么正确。”

我的到来,再加上萨沙在房间里跑来跑去,都让安娜·阿赫玛托娃无法工作。她让尼卡简明扼要地记下自己对古米廖夫作品集

第一卷序言^①的看法。这种看法她也向我讲过。

她打算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因为在我们这里的报刊上严禁提及古米廖夫的名字,更不用说发表关于他的评论了。在别的地方发表,同样也是很危险的。但是她还是想让别人记下她的观点。

1. 三个老糊涂了的老太太写了关于古米廖夫的回忆录。但这些回忆完全不可信。奥多耶芙察娃当然更了解他,但后来不知为什么她却大怒并对他大肆污蔑。他们相识只有一年。^[1]

2. 不要以为沃洛申和库兹明是他的朋友,其实他们是他的敌人。也不要相信别留索夫的记述:瓦列里雅可夫列维奇很愚蠢,他根本不了解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

3. 古米廖夫的自传和他的诗歌中都折射出她——阿赫玛托娃的身影。他某一时期的几乎所有诗歌都和她紧密相关。自传也同样如此。“因为我,他外出旅行(为摆脱爱的折磨),为我他变得像唐璜一样(为向我证实他爱上了我),他还为我写了许许多多的诗。”^②

尼卡当时就直接记下了她的话,我却现在才记。

“您是揭开古米廖夫身世之谜的最关键人物,”我说,“为证实对您的爱,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未必会对他的那些女士们,特别是对奥多耶芙察娃说他爱她。

“那当然了,”安娜·阿赫玛托娃平静地答道,“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应该把我的话记下来。第四……”她又继续向尼卡说。这时

① 见《札记》第二卷第526—527页,或背景注释314。

② 1962年1月6日安娜·阿赫玛托娃记到:爱情的悲剧明显体现在古比洛夫的青年时代的诗歌中。起初他用旅行来医治心灵的创伤,后来竟成了真正的旅行家。1916年一切竟变成这样时,我很可惜,他却说:“不,你教会了我相信上帝及更加热爱俄罗斯。”见苏沃洛娃刊登在1990年第5期《新世界》第220页上的文章及该卷第105页。

电话铃响了。安娜·阿赫玛托娃拿起话筒。对方的声音很大,我听出是科斯佳·博加特廖夫的声音。他的话却听不清楚。安娜·阿赫玛托娃半抱歉,半承诺,又有些埋怨地回答着:“是……是……当然……嗯,当然……嗯……别生气……再给我一周时间。”

“可怜的科斯佳,”放下话筒,她说道,“他不知道,这件事得找谁。”

原来,她早已答应把科斯佳推荐到委员会去工作,可后来一拖再拖。我问什么原因,有什么困难,是不是博加特廖夫没有工作。安娜·阿赫玛托娃向我摆了摆手。

“博加特廖夫什么都有。没有工作的是我。除了诗之外我简直什么都不会写,这您是知道的。我就像过去笑话里的犹太小提琴手:‘您不喜欢这个指挥家吗?’‘哪儿的话,这是一流的指挥家!’‘那你不喜欢作曲家吗?’‘什么呀!这可是贝多芬的曲子!’‘那你为什么演奏得那么差?’‘我根本就不喜欢音乐。’我就是这样,根本就不会写……利季娅·科尔涅耶芙娜,求您写一篇发言稿,求求您!对于您来说这真是小菜一碟。否则科斯佳就要白白地忍受折磨。他是一个好人,是个出色的翻译家。他对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很着迷,也很喜欢里尔克。”

我答应试一试。安娜·安德列耶芙娜先谢过了我。^[2]

《旗》上没有对《叙事诗》和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撰写的序言作出任何反应。没有就没有吧!

“您知道,”安娜·安德列耶芙娜说,“现在很容易成为别人关注的目标。到处都有人找麻烦,到处都是危险的信号……我真替奥西普担心。”^[3]

她问我工作如何。自从听过以色列法庭审讯埃赫曼时检察长的讲话后,我根本就不想工作。本来我以为,死神笼罩下的集中营、残忍的枪决和火刑我都知道了,而检察长的话却让我有了新的认识。是这样的,我在佩列杰尔金诺爸爸那儿住了一天。在创作

之家有人秘密地把这话对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讲过。铅印的小册子差点见报。里面有大量照片：其中一张是两个少年，一男一女，16岁左右，他们在听着什么，他们的脸、眼睛是那样……另一张照片上是行刑见证人及其提供的供词。他侥幸地逃过劫难。他被自己的讲述所震撼，处于昏厥状态，失去了知觉。射击时他头脑很清醒，可他实在是无法讲出当时的情形。（可见，我们尚未意识到语言应有的力量。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话语都比我们预想的要更加有力。小册子的纸张和印刷都很差，考虑到我的视力，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从头到尾把检察长的话大声地读给我们听，读完马上去了创作之家，书要在指定的时间归还。最可怕的是埃赫曼有一张知识分子清秀的面孔，也可能是外科医生或小提琴家的面孔？而嘴却令人作呕，更确切地说像凶手的嘴脸。书被译成世界各国文字，书名是《代表六千万……》。^[4]

“你认为，在斯大林执政期间有多少人被迫害致死？”我把毡靴递给父亲时，他问我。我不知道。我们的国家疆域辽阔，集中营到处都有……有谁计算过到底死了多少人呢？关于此的资料保存下来了么？

1963年1月15日

我患了流感，在家里休息。安娜·安德列耶芙娜打电话来询问我的病情。我也问她《叙事诗》的命运最终如何。原来手稿被退回来了，而且还附着一封库尼亚耶夫的信，安娜·安德列耶芙娜把信读给我听了。

也许是自己不懂，就觉得别人的东西稀奇古怪。我记得信是这样写的：“现退回您的材料。总编说，第一期杂志已刊登了您的一组诗，现在再刊登您的长诗不合适。”

“这个库尼亚耶夫是何许人？”我问安娜·安德列耶芙娜。^[5]

“不知道。（电话里的声音已经有些愤怒。）反正不都一样吗？库尼亚耶夫在信中写了是总编说的。列宁格勒公共图书馆正向我

要一些读者来信,我最好把这封信寄去。”

而后她问我《索菲娅·彼得罗芙娜》的情况进展如何?

我给她读了拉夫连季耶夫的来信,并没有把整封信都读给她听,而只读了开头和结尾。

尊敬的利季娅·科尔涅耶芙娜:

我们在莫斯科晤谈时,因您拒绝向中篇小说《索菲娅·彼得罗芙娜》做些补充,而我在回家途中又读了一遍手稿后最终确认,现在的《索菲娅·彼得罗芙娜》不能出版。

在政府官员和文艺活动家座谈会上,赫鲁晓夫说过,搞个人崇拜的作品不要只是描述那些凶残、可怕的年代,而是应该坚定当代读者对正义、对社会人道主义的信心。

现退回您的手稿。

主编 弗·拉夫连季耶夫

安娜·安德列耶芙娜很久没作声,我还以为,电话断了……

拉夫连季耶夫是完全正确的。我的文章不能坚定人们对我们社会的正义和人道的信心……啊,我明白他们的用心何在了!他们想否认以前对人们的大肆屠杀,想把千千万万被杀害的生命从人民的记忆中抹去,他们想说这是个别侦察员的个别错误导致别人的死亡!1937年是正义、人道主义的一年……不,我不会屈服的。

我们俩都沉默了,听筒里传来安娜·安德列耶芙娜的急促的呼吸声。电话不过是一部机器,它哪里知道什么是人道什么是非人性。

安娜·安德列耶芙娜改变了话题。她给我念了一封信,是给一个外国人的回信。那个外国人写信说他正在写一本关于她的书。开始,我觉得构思比较巧妙,艺术性也较强,后来关于童年的一段我就觉得很古怪。“野蛮的小姑娘”,“人们把我当成美人鱼和狗鱼的杂种”。在描写皇村中学时,她说:“这里的水有喷泉的声音,时

刻围绕在普希金周围的就是这种声音。”^①。

1963年1月20日

现在轮到安娜·安德列耶芙娜患流感了，我去看望她。她坐在靠背椅上，裹得严严的，体温摄氏37.2度，可她面前却是一道丰盛的宴席：《新世界》的第一期和《旗》的第一期。两本杂志都刊载着安娜·安德列耶芙娜的诗！^②而且《新世界》还刊登了索尔仁尼琴的两个短篇。

我一把抓起《新世界》，看了看《故土》上的《铅印字的魔法》一文。铅印字当然要比打字机打的要清晰、有力，给人的印象也当然更深刻。

《新世界》上她所有的诗都写得铿锵有力，无论是《皇村的奥达》、《最后一枝玫瑰》还是其它的四行诗。

我们开始谈论索尔仁尼琴的两篇短篇小说《科列切托夫卡车站的故事》和《玛特辽娜一家》。《科列切托夫卡车站的故事》我没有读过，而《玛特辽娜一家》在其以手抄本方式流传时，我就已经很喜欢了。安娜·安德列耶芙娜对《玛特辽娜一家》评价也很高。

“真奇怪，怎么能让它出版呢？这篇简直比《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还可怕。《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一切都可归结到个

① 关于青年时代在皇村中学萦绕在普希金周围的喷泉的声音，安娜·安德列耶芙娜不止一次在自己的诗及散文中提到。60年代初《忏悔录》的草稿是这样的：

我再次听到自由的清亮的呼唤
我想，这是命运的自由，
我听到生动的水声，
在普希金年轻时曾歌唱的地方。

以及在散文日记的片段中：

“我听到普希金周围的皇村的喷泉的声音，‘这样生动的声音’，我听到了喷泉最后的声音。”散文日记，第二卷，第286页。

② 《新世界》第一期中刊登了《最后一枝玫瑰》、《故土》、《皇村的奥达》及两首四行诗（我已不再为自己哭泣）、《金子生锈，铜腐烂》。见《札记》第二卷第95、96、98及510页和第183-184页。

人崇拜，而这篇……这篇短篇小说不只是玛特辽娜，而是整个俄罗斯农村都陷入铁轨，都被轧得粉碎。一些细节描写也很奇特。记得吗？老人又浓又黑的眉毛，像迎面对峙的两座桥。您注意到没有？他那里的长凳和圆凳有时是可以移动的，有时又是固定住的……壁纸里蟑螂发出沙沙的响声，像远处海上的波涛声！壁纸像波浪一样此起彼伏……他见到年轻的玛特辽娜一段写得太好了……整个农村在他的眼里都是年轻的，就像玛特辽娜在破产前一样。您知道，最年长的老太太在玛特辽娜的坟墓前想些什么吗？“我厌倦了送您。”您就是指死者还有那些比老太太年纪小的人。太可惜了。但关于《科列切托夫卡车站的故事》，安娜·安德列耶芙娜反应却很强烈。

“不，这篇小说不是真实的。我们期待索尔仁尼琴写出的是真实的故事，他不应该写出这样的小说。”

我没有读过，自然不能发表意见。

“里面的主人公是杜撰的，是用纸粘起来的。生活中现在不存在那样的人，也从没有过。”

这时尼卡站出来为小说辩护。她的声音很小，很腼腆，但很坚定。她说，正相反，她非常喜欢这篇小说，它正中要害。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忠实的信徒”。她这样称呼他们。而且这样的人到处都大量存在。安娜·安德列耶芙娜不高兴了，她重复道：“没有那样的人，都是瞎编的，是索尔仁尼琴用纸糊出来的。我们期待他写出的是真实的故事，而不是这些杜撰出来的品德高尚的人。”

我应该尽快读一读这篇作品。

还有一条重要消息：安娜·安德列耶芙娜把《安魂曲》给了卡拉加诺娃，让她转给杰缅季耶夫。^[6]我怀疑能否成功。不正式出版，而用打字机打出来，在整个城市流传，这样倒没什么！但如果《安魂曲》传到国外，出现在纽约，那时，就会雷雨大作，像《日瓦格医生》一样，那就不好了。

对于我的担心,安娜·安德列耶芙娜并未有太多的不安。她心里另有烦恼,(永远也猜不出什么让她不安,让她痛心。)她曾把《安魂曲》读给一个物理学家听,那物理学家说,这是纯阿克梅派,字里行间流露出曼德尔施塔姆的声音。这全是胡说。第一,安娜·安德列耶芙娜早已不属阿克梅派,更确切地说,早已不属任何流派。她是一个名为“安娜·安德列耶芙娜”的主权国家,独立一方。第二,《安魂曲》中根本就没有曼德尔施塔姆留下的痕迹。

“从这些意见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那个物理学家不太懂诗,”我说,“这些意见并不能说明您的《安魂曲》如何,只能是他本人一个鉴定。”

“您不用安慰我,我是安慰不了的。”安娜·安德列耶芙娜有点不客气地说。

我知道,在《安魂曲》公开出版并在人们之间广泛传阅之前,安娜·安德列耶芙娜不可能听到别人对书的普遍反应和评价。她只能怀着浓厚的兴趣倾听每个人的评价、反应。^①

现在她想送一本给索尔仁尼琴,给帕乌斯托夫斯基也寄去一本。“康斯坦丁·格奥尔吉耶维奇在巴黎给了我很高的评价。”她说。^[7]

明天,一个“胖人”——诗人叶甫根尼·维诺库罗夫要来这里,要选一些她的诗在《俄罗斯文学》上发表。她从小包里抽出一个绿色的很窄的活页本,开始给我和尼卡读她所挑选出的诗的前几句。有时我或尼卡根据诗的第一行并不能领会整首诗,她就慈祥地,但也不无嘲笑之意地把整首诗读完。噢,她在漫长的年代里积累了多少硕果啊!不过,对于我来说,却无新意可言。她朗诵下一句时,我还在默默地读着前两句诗。但《俄罗斯文学》会不会喜欢这

① 在此提醒读者关于《安魂曲》的命运,见《札记》第一卷第37-38页,以及第二卷第491-495、536-537、560-562、564、573-575页。